

秋色

□郑治全

秋阳，从东方冉冉升起，除却了酷暑的焦躁，露出满脸温馨的笑容。是你送走了火红的夏，将迎来漫天飘白的冬。

秋鸟，也不睡懒觉了，早早从窝里爬起，栖息在枝头，向过往的人们竞相鸣唱。时不时扑棱着翅膀从这个枝头飞向那个枝头，追逐着向晨练的人们问候，表达祝福的美好心声。

秋叶，随着习习秋风，轻盈飘动，彼此你拉我扯，既羞涩又快活。偶尔一片秋叶挣脱枝杈，飞向向往的地方，给大地一个深情的吻。

秋蛙，蹦过季节的围墙，跳跃在深绿如镜的清潭，鼓着腮帮，打着口哨，扯着嗓子，将梦幻的音符在满池青草间吹进吹出，尽情颂唱。

秋行，伴随着时光的脚步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来去匆匆，人流如云。有的去上班，有的去打工；有的去学堂，有的去旅行；有的去站岗，有的去耕种。只有墙上的时钟嘀嗒嘀嗒徘徊不停，记录着碰响日头的光阴。

秋月，清亮地挂在天上，皓月当空，风情万种。寂静，抚平了所有的悸动。一颗流星瞬间从头顶划过，一起一落，激起依依涟漪，打破一片静谧。

秋阳、秋鸟、秋叶、秋蛙、秋行、秋月，这一串串秋色引起我深深的回忆和念想，写满我相期、相望、相行、相守的一生……

临江仙·秋雨思

□董建成

潇潇秋雨天地汇，花间凝露华浓。淡看木叶飘零中。薄凉生寒意，溪流自向东。

风过亭台百菊黄，水珠滑下无争。任凭沉烟烟雾升。欲将残酒消，徒留前日梦。



三游石泉

□商子雍

和石泉结缘是在2009年5月，中坝大峡谷景区开张，我应邀共襄盛典，顺便游览了几天。巴山蜀水，石泉十美，从此，燕翔洞、汉江三峡、后柳镇、熨斗镇、中坝大峡谷……就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。

2012年6月，应石泉县官方之邀，又一次造访此地，主要任务是在一个文化论坛上发言，但前面提到的景点中，除了熨斗镇，又齐齐转了一遍，虽然是旧地重游，但如诗如画的山水，依旧让人陶醉。

转眼间到了这一年的年末，尽管那年的冬天并非太冷（这是我的感觉，而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则不是这样），但不知为何，却忽然生出南下避寒之心，只是由于各种杂事牵扯，一直未能成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接到了前往安康一游的邀请，而且没有什么具体任务（起码也是暂时没有），只是玩两天而已。多好的事儿啊！于是我什么都没问，立马就答应了。

直到动身的前一天，才知道要去的具体地点是安康市石泉县。又是石泉！所幸的是，这次发出邀请的是一家旅游公司，与官方无涉，否则，人家也许会暗自奇怪：这家伙，怎么又来骚扰我们了？

12月7日下午，有车来接。一行6人，我和作家方英文算是主宾，再就是我老伴儿和一位报社女记者，公司方面也有两位，小左开车，小杨导游。方英文后来在他的博客里发了一组石泉风光照片，其中一张的文字说明是：“与商公、左子，陪老乔、大乔、小乔，冬游也。沿着汉江岸边的公路，前往燕翔洞。旭日蒸江晨雾起。”这里所说的老乔、大乔、小乔，即此行之老、中、青三位女士是也。

宜川的秋天最美。美在宜川的山，美在宜川的水，美在宜川的人。

宜川的山美，美在人间仙境蟒头山。民间传说蟒头山是大禹治水时斩杀九头怪蟒相柳所化，此事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中亦有记载：“……禹杀相柳……乃以为众帝之台。”

蟒头山海拔1427米，距县城48公里，其山森林茂密，山势雄伟，高峻险极，苍松翠柏，瑰丽多姿；秋天的蟒头山更是五彩缤纷，色彩斑斓。

秋雨过后，漫山遍野云雾升腾，宛若仙境。在山脚下抬眼望去，山顶的庙宇直插云端，宛若仰望天堂。眼前的九百九十个登山石阶，让人不由得心生畏惧，甚至望而却步。好在台阶之外还有一条通往山顶的绿茵小道可以选择，蜿蜒曲折盘旋而上，一步一景，鸟语花香。

漫步登高，尽享原生态的美。顿觉心旷神怡，超凡脱俗。心间多少事，此刻皆清零。登至山顶，游览寺庙，探寻根源。一座寺庙就是一个古老的传说，一口枯井也有不朽的传奇，每一个山峰都有着它的起源，万物皆与中华古老的文明有着扯不断的渊源。

站立于蟒头山的最高峰，移步踏云，群山尽收眼底。重峦叠嶂，层林尽染，云雾缭绕，美不胜收。耳边传来壶口瀑布怒吼的海声。

宜川的水美，美在壶口瀑布黄河水。

位于陕西宜川与山西吉县之间的壶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，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。黄河奔流至此，两岸石壁峭立，河口收束狭如壶口，故名壶口瀑布。

秋天的壶口瀑布，是最为壮观的。由于秋季秦晋峡谷的降雨面积大，历时较长，从而使壶口瀑布形成最壮观的景象。瀑布宽度可达千米，主瀑气势磅礴，辅瀑争先恐后。汹涌的黄河水如万马奔腾般从近千米宽的河道里瞬间跌入十里龙槽，溅起如烟如雾的白色水沫，如壶中沸水在翻腾，蒸腾的水蒸气漫天飞舞，滋润着千米之内的游人，宛如黄河母亲用自己的仙气超度着她的子民。

若是天气晴朗，便有一道彩虹横挂在主瀑布前方，虚实相融，天地合一，甚是美观，颇为壮观，令人叹为观止，流连忘返。

站在壶口岸边，遐想无限。大禹治水涌入脑海，黄河之恋眼前回放，黄河大合唱在耳边萦绕。穿上花布衫扮一次兰花花，骑上毛驴想起了红高粱，换一身军装记起了子弟兵……

宜川的人美，美在善良，美在好客，美在豪爽，美在勤劳。

秋天的每一道塬上果香扑鼻，到处是红彤彤的富士苹果。秋天的沟沟岔岔椒香浓烈。下果袋的、摘花椒的打工者和客商从各地涌来，以山西、韩城、渭南人居多。大多是直奔往年干活的主家，雇佣关系里渗透着浓浓的友情。

宜川人善良，天冷了主家会把自己的衣服给你穿；宜川人好客，总是把下果袋、摘花椒的工人当亲人，顿顿都变着花样给做好吃的；宜川人豪爽，打工者走的时候想带点特产，必定免费，你要给钱那可真就生气了；宜川人勤劳，同工人一起干活，重活脏活总是留给自己。

宜川的秋天最美，山美水美人更美。宜川的秋天最香，果香醉人，椒香万里。

□安军锁

宜川的秋天

在西安城生活了几十年，天天看着，处处说着，却一下子难以说清它。到国内外很多大城市看过，有老到石头缝里的，有高到半空里的，却都不及它特有的感觉。

如果没有秦岭，中国的地理版图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，中国的历史走向也不知道会如何摆布，西安的城市生长更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。横亘中土的大秦岭连绵八百里，从山谷伸出来的坡地，流出来的河川，塑造了三秦大地，也塑造了古都长安。从泂镐二都到古咸阳，到汉长安，到隋大兴，到唐长安，到现在的西安，城里的人都在看着秦岭，也在按山头的风云气象营构着城市。为了能看到南山，皇宫里修筑了宫殿，水边修筑了楼阁，寺院里修筑了高塔。十三朝的荣华，千百年的绵延，让这些建筑有了秦岭的巍峨，也有了岁月的古老。

站在西安城里，踏着脚下的厚土，说起它的久远时，人们会下意识地看看不远处处的秦岭，看看身边仍在挺立的两楼两塔。北京城里也有古楼和古塔，还有一个保存完整的紫金城，但缺少秦岭这样的背景，就少了宏大悠远的意味。巴黎城有埃菲尔铁塔，有圣母院，高虽高矣，大也挺大，但没有秦岭的长臂相挽，就显得有些突兀和做作。西安城在扩张，变得更大更高。虽然也在小心地维护着那些古迹的地位尊严，它们还是从高调的突出，变成了低眉的坚守。唯有秦岭立起的大屏风，再高的楼顶也挡不住，再大的摊子也遮不住。城市的样子越来越趋同，走在街道里，不知道身在何处时，抬头看一眼秦岭，哪怕只是一角，也会立刻明白，那是大秦岭，这是西安城。

我偶尔也会跑到南山上，回看眼前的西安城，顺着它不断伸开的双臂，感受它的生机和成长，眼睛却总要寻找古城中

最西安的样子

□李亚军

心的那个楼。它已经隐在高楼下，但老西安人都有透视眼，穿过高楼看到心中的那个尖顶，或者回观心中的那个钟楼，看它如何穿过历史，一步步走过来，保持风华，永远不朽。此刻，身处高楼中的一个斗室，我看不见城里的塔，也看不到城外的山，使劲想着这个城市的古老时，心就又会飞到半空中，看着秦岭拥抱着的这个从古老的心里，慢慢打开着的城。

先人们为了让城市有个边界，让日子和心灵有道屏障，修了很大一圈的城墙。四四方方近百里，厚厚实实几丈高，走在它的面前，如同走在长城下，走在悠远的岁月里。当年帝王们就是用包裹九州的长城，把帝都也都包裹了起来。这样的城墙，其他朝代其他都市里也有一些富庶的小城里也有，甚至一些偏僻的村子里也有。今天，一些村子、一些小城的城墙还在，但大都市里还完整保留的只有这里，全世界也唯此一个。有人说，城墙是古城的金项链；也有人说，城墙束缚了西安人的格局和视野。话由人说，但别忘了，雄视天下的汉唐就曾站在这里，联通万里的丝路从这里出发，新的国际化大都市又在这里崛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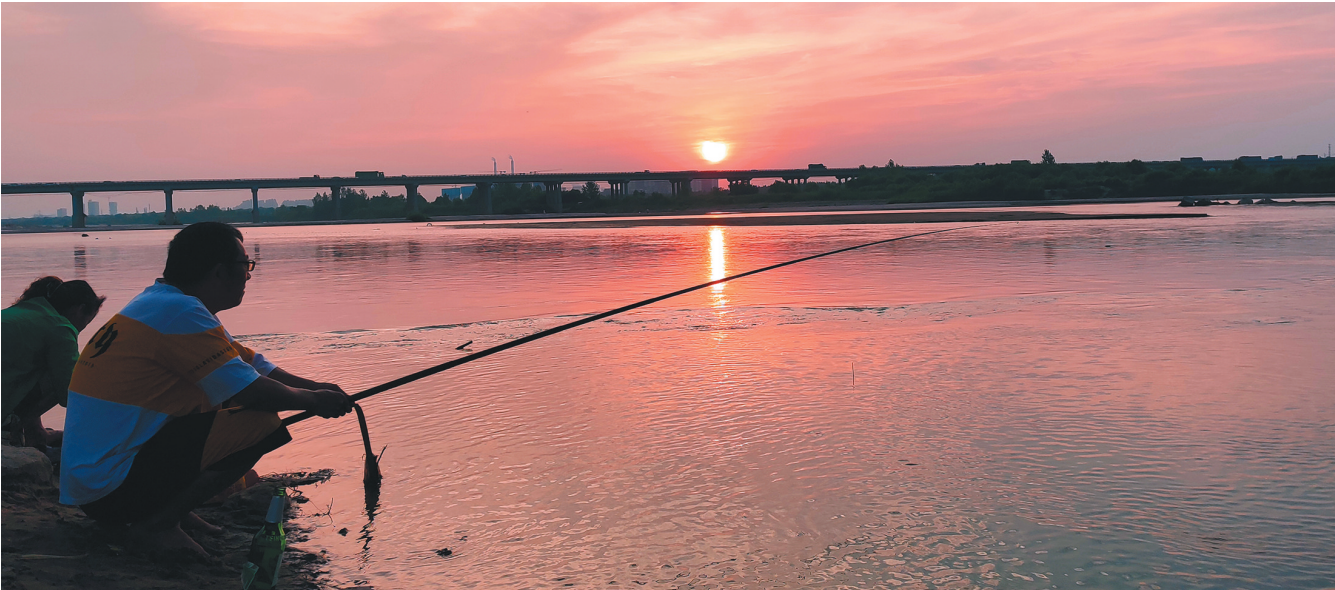
西安人保留了城墙，城墙成了西安人共同的认知，也成了外地人共同的想象。西安如果没有了城墙，钟楼、鼓楼、大雁塔、小雁塔，会里里外外地散落，让世人保留一分虔诚的敬意。如果没有城墙，偌大的城市就只留下中心一个点，难以具象地呈现出帝都才有的四四方方的大格局，难以延伸出新西安一圈又一圈的大气象。走在西安的几条环线上，即使走到了山脚下、北原上的大环线上，西安人心里一定有城墙这个中心圆，觉得走得再远、路得再快，仍然是奔驰在古城古韵的涟漪上。真正的老西安人心里，进城去，出城了，仍然在以城墙来界定。太阳每天端照在城墙上，十三个城门洞里

每时每刻都有进进出出的车辆和行人。西安人真是幸福又自豪，有这么一个看得见的城市之魂，又能这么轻松地进入其中，穿行在古老与现实间。

曾经以为法国梧桐是大都市的标配，也是西安自古就有的。到了巴黎城，走在香榭丽舍大街，看着满树金黄，踩出一地的脆声，我才忽然明白，法国梧桐对于中国是当然的舶来品，对于古都来讲，只能是绝对的后来者。进而我又在想，当城市从土地上萌生出来时，那些房子就像森林里的蘑菇或者竹笋，一点点冒出来，但更多的还应是草木。即使房子连成片，街道成棋盘，城市有了模样，讲究天人合一的先人，绝对会给房前屋后、大街小巷边精心栽树。他们当时栽的会是什么树呢？当然有杨柳，常年住在长安城里的韩愈和王维，把都城里的杨柳入了诗，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只是柳树太柔，阴气太重，杨树太躁，不够庄重，它们大概不会种在皇城的前门大街。梧桐也许会有，“入门紫鸳鸯，金井双梧桐。”“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。”只是梧桐叶子大，开花多，更适合庭院里。也许还有其他，但最场面的地方，栽下的应该是槐树。都市从来都是名利场，科举刚刚盛行的隋唐，学子赶考是大事。古人感念槐树枝繁叶茂的生命力，常以槐指代科考，希望考取功名，位列三公，庭中有槐。

今天的西安城内，主街大道上、老街道里、大寺院中，城墙内外，到处都栽着槐树。夏天里，槐树开出绿色的花，不事张扬，却生机盎然，守护着古城，守护着清幽，守护出皇城特有的感觉，庄严、圆润，又精进。走在这样的街道上，才知道国槐与法桐的差异，古都与新城的不同。

除了秦岭、城墙、国槐，最西安的还有什么呢？我仍在慢慢品味。



渭水晚钓 刘强 摄

豹榆树

□赵剑颖

发生了什么变故，只留下这棵孤独。战事纷争，人间分分合合，雨雨腥风，一个王朝在一个王朝的废墟地站立，很快又被后来者推倒，成为回忆，甚至连记录的典籍也要重写，白纸黑字很多时候并非史实，而真相，这棵树肯定全都知道。

据说它原本长在云寂寺，寺院很大，鼎盛时期，僧人每天骑马从南到北关寺院大门。当年这棵树资历尚浅，不够被人叩拜，但它肯定看到了人们在比它年老的神树前叩拜祈福，乞求荫蔽的情景。它有没有想到，终有一天，它也会成为古老的遗存，在孤独中繁盛。

现在，我慕名前来看望它，我知道一棵树活久了就具备神性，但它真的在眼前时，带给我持续的震撼依然超乎想象。树干杆已经枯死，不知是自然衰老而亡，还是人为破坏，我们看到存活的身体是几枝环抱在一起的侧枝，树底裸露的根蜷缩成豹爪形状，深扎入土，把树身牢牢钉进大地，这种震撼从心底自然而然，久久激荡。

靠近只能仰望，从哪个角度，我的脸颊承接的都是枝叶间遗漏的光，吹到耳边的风，也是柔化的低语，如果雨天前来，落上眼睑的水花，也一定是它过滤后的洁净。我试着搂抱这棵树，在树底更觉渺小，如稚子对尊长的崇拜与依赖，需要七人合围的树，一个人伸出的手臂，能占据多少位置。

只是敬爱，思量漫长时间里，这棵树怎样克服独处的孤寂，砖瓦的殿堂都化作了土，雕梁画栋朽为柴薪，道行高深的

人不知去了哪里云游，抑或还俗，谁能扛过命运多舛的轨迹。压缩百年时光为一日之长，有些人晨昏里凋零，有些人在正午陨落，有些人坚持到黄昏，而这千余年的树，经见了朝云暮雨，日出日落，具备怎样的胸怀才如此从容。

古树身披豹纹，舒展绿阴，独木也擎举一片天。这支撑天地的铮铮傲骨，让邪恶与善良一同拜服。它在朝代更迭的夹缝中存在，本身就是奇迹，不为自证沧桑、承受香火，只是不辜负胸中澎湃的奔涌。

树靠近沟边，空旷的视野下，只有这一棵高大的树，清凉风带着野草气息，扑鼻而来，它以孤独见证长久，这孤独因而盛大。



永寿豹榆树。